创作话语·批评话语·政策话语：铁凝的文学思想研究

Creative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cy Discourse: A Study of Tie Ning's Literary Thought

曾　军（**Zeng Jun**）

内容摘要：除文学创作外，铁凝还有大量的创作谈（包括接受访谈或采访）、对文艺现象的思考以及对文艺政策的阐释等，这些文学思想贯穿其创作和职业生涯的全过程。铁凝的创作谈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形成与其创作风格相匹配的“纯净”“温暖”“世俗的烟火”等创作观念，以及“思想的表情”“建设性的模糊”“克制”等创作技巧体系。“文学是灯”是铁凝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之一，以“阅读的重量”来强调阅读之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作为女性作家，铁凝也在女性写作的思考中形成超越性的“第三性视角”。铁凝较好地处理了作家和作协主席双重身份的平衡和转换问题，展现了她在文学活动和组织中的领导力。她以中国作协主席身份对文艺政策做了大量阐释。铁凝的创作话语、批评话语与政策话语并非割裂独立，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铁凝深刻且充满活力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铁凝；创作话语；批评话语；政策话语；文学思想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文化理论与批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团项目“中外文论互鉴的中国实践研究”【项目批号：24SGA0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新媒体艺术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号：2023SKZD1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reative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cy Discourse: A Study of Tie Ning's Literary Thought

Abstract: Beyond literary creation, Tie Ning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reflections on writing—through interviews, essays, and commentaries on literary phenomena—as well as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policies. These literary thoughts run throughout her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Her earliest writings on cre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82. In these works, she developed aesthetic notions such as “purity,” “warmth,” and “the everyday world of human life,” alongside creative techniques of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constructive ambiguity,” and “restraint.”

The concept "literature as light" represents her most significant literary view, highlighting "the weight of reading" as essential to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s a female writer, Tie Ning also proposed a transcendent "third-gender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women's writing. Moreover, she skillfully balanced and transformed her dual identity as a writer and as Chairwoman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demonstrating leadership in both creative and institutional domains. In her role as Chairwoman, she articulated cultural policies extensively. Tie Ning's creative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cy discourse are not separate or isolated, but rather closely connected and intertwined, together forming her profound and dynamic literary thought.

Keywords: Tie Ning; creative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policy discourse; literary thought

Author: Zeng Ju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criticism, and aesthetics (Email: zjuncyu@163.com).

铁凝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 1957 年出生于北京，1975 年高中毕业时便以处女作《会飞的镰刀》入选儿童文学集。铁凝 25 岁加入中国作协，27 岁即成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39 岁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2006 年，49 岁的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从其发表处女作算起，截至 2024 年，铁凝仅有最初九年没有担任过文联或作协职务。因此，她的文联、作协职务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随着工作重心逐渐转向行政，加之对自身文学活动的严格约束，铁凝不仅减少了创作数量，而且有意规避了各类文学创作奖项。自 2006 年以来，她仅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1]，该集收录了她 2008 年之后的十二篇短篇小说。其中，《伊琳娜的礼帽》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 年第 3 期[2]，获 2009 年度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以及 2010 年度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主办的首届郁达夫短篇小说奖。与此同时，她将更多精力投身于文艺政策的解读、阐释、组织与实施等具体工作，这也使得其写作内容有别于一般作家。铁凝在创作之外的大量写作，包括创作谈（含访谈）、对文艺现象的思考以及对文艺政策的阐释，篇目多达数百篇。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凝的文学思想既包含其作为作家的个人创作观念，也涵盖其作为当时中国作协主席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和对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政策话语阐释。

一、铁凝的创作实践与创作观念

创作谈是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过程、灵感来源、写作动机以及创作意图的

1　参见 铁凝：《飞行酿酒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

2　参见 铁凝："伊琳娜的礼帽"，《人民文学》2009 年第 3 期，第 4-11 页。

理性化阐述。它既可以是独白式的，也可以是对话式的（如接受采访，与批评家展开访谈），既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自我呈现，也可能成为对某些问题的自我申辩。因此，创作谈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铁凝的创作谈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2 年第 5 期《青年文学》。在发表成名作《哦，香雪》的同时，她还附上了《我愿意发现她们》的创作谈。直到 2006 年围绕《笨花》的两篇创作谈“《笨花》与我”[1] 和“笨花的黄昏”[2]，几乎每一部较重要的作品面世，铁凝都会就读者与批评家关心的问题展开思考与回应。因此，创作谈也由此成为铁凝个性化创作话语的集中体现，成为其文学形象的一种自我塑造方式。

从《哦，香雪》开始，铁凝的作品就呈现了一个纯净、纯真的文学形象。正如孙犁在《哦，香雪》读后所言：“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孙犁 113）。自 1979 年起，孙犁就一直与铁凝保持文稿交流与书信往来。正是这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周凡凯 姚文生 第 8 版）对铁凝创作的耐心指点，帮助她逐渐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铁凝自己也曾表示：“早期写的人物与我的年龄相近，有一种稚气和纯真在里面”（朱育颖 48-54）。不过，“稚气”只是“纯净”“纯真”的一种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创作心态的纯净、主题思想感情的纯净以及文学语言风格的纯净。也正因为如此，铁凝的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纯粹热爱，不为外界名利诱惑所扰，尤其是始终与文学的商业市场化保持距离，绝不因商业利益而牺牲作品品质。

正因为《哦！香雪》的风格给予读者的强烈印象，铁凝的艺术风格一直被认定为“纯净”“单纯”，这也成为她艺术创作风格的“底色”。即使进入创作中期，开始处理更加复杂的人物、事件和历史题材时，这种风格依然得以延续。她所追求的正是“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张雪梅 17-20）。如《孕妇和牛》中的孕妇形象，甚至“比八十年代初的香雪还要单纯”（张雪梅 20）。铁凝强调：“一个作家写到八十岁他还能有那么纯净的情感，那种明丽的心境，那就非常宝贵了”（“我追求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

铁凝凭借“穿越复杂”而抵达“单纯与美好”的力量，来自其始终保持的人类关怀与爱意。在她的创作谈中，反复强调的主题是“温暖”，以及作品中对人类情感的细腻关怀。她坚信，无论内容多么复杂或深邃，文学的根本宗旨应是给予人们温暖与希望，而不仅仅是揭示生活的阴暗面。她指出，尽管作品可能触及生活的黑暗，但其意图是通过这些元素展现生活的美好与人类的善良。铁凝希望作品能够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温暖与希望，因为这正是“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对生活的情义”“真正的情义”“给生活的温暖”（朱育颖 48-54）。

1　参见 铁凝：“《笨花》与我”，《人民日报》2006 年 2 月 16 日，第 9 版。

2　参见 铁凝：“笨花的黄昏”，《美文》2006 年第 4 期，第 11-13 页。

除了来自文学理想和精神力量的追求之外，铁凝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实现以“纯净”应对“复杂”？

首先，她追求一种“精神空间通过世俗的烟火得以表达”的文学表现手法。她认为：“世俗的烟火就是中国最底层普通人的平凡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细节，他们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意趣，那种人情之美〔……〕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生永恒的价值，恰恰存在于这些世俗的烟火之中”（甘丹 第B06版）。通过描绘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言语，揭示其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铁凝在《笨花》中精细刻画了向喜这一角色，展示了普通人在抉择面前的态度。向喜的决定虽小，却映射出他内心的道德准则和尊严感。铁凝借此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抉择中所表现出的智慧与力量。这一观点还反映了她对文学创作中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独特见解。在她看来，“小说既是作家精神空间的体现，也是作家理解生活、体味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和智力的体现。〔……〕生活永远大于概念，也永远大于文学”（“花非花 人是人小说是小说”36-38）。文学不应仅局限于宏伟的历史事件和深邃的思想，而应更多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利用日常细节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其次，在处理虚构与真实的问题上，她主张“建设性的模糊”。这一概念涉及小说中人物关系与情节的表现手法。它并非消极的含糊，而是体现作家笔触深度的特质。无论是万人战争还是个人历史，都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是作品传达的信息量与信息密度，而这正体现了“建设性的模糊”的特征。她认为：“在小说中，最接近真实的关系可能是最模糊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最模糊的关系可能最接近真实”（“‘关系’一词在小说中”4-9），她并不追求对这些元素的明确解释或清晰结局，而是刻意留下模糊地带，赋予读者想象与解读的自由。这种模糊性既彰显了作家笔法的深邃，也使人物关系更为丰富真实，并极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思考潜力。

第三，她强调“轻盈的想象力的根基在笨劲儿里”（“花非花 人是人小说是小说” 36-38）。铁凝坚信，真正的想象力并非停留在浮华的技巧上，而是植根于深厚的基础之上——对人物与故事的深度挖掘，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精准刻画。在她的笔下，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波澜起伏，却并非单纯的技术炫耀。她同时提倡“克制”，认为文学创作应避免过度夸张与表面的华丽，而应在情感与语言上保持节制，以实现更深层的共鸣与表达。在《玫瑰门》中，她通过对司绮纹的细腻描绘，揭示女性在社会中的复杂处境与内心挣扎，以及在遭遇不公时的生存策略。铁凝以柔和的笔触表达了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展现她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坚韧与智慧。在塑造形象过程中，她特别注重情节的适度控制，避免过度戏剧化，使作品更显真实有力。

最后，铁凝认为语言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怎样讲，语言是首当其冲的。我需要一种警觉。语言是决不可忽略的，是伴随自己写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舒晋瑜 84-89）。她强调，语言的运用必须准确而生动，既要表

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状态，也是推动叙事与结构不可分割的部分。她甚至坦言常为语言水平不足感到困扰，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常因语言问题而陷入困境。

正是由于铁凝始终保持温暖与善意，对文学保持谦逊与克制，她才能在创作中做到：无论是描写单纯稚气的人物，还是处理复杂厚重的历史，都能化繁为简，风格如一。她提醒作家：“一个写作者要警惕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心灵的发育反而萎缩退化，或变得油滑和世故”（术术）。如果一个人在经历岁月消磨之后，仍能保持如《哦，香雪》般的纯净，那就意味着实现了天真与沧桑的统一。

二、铁凝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

通过对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的自我阐释，铁凝进一步明确了对创作观念、创作规律以及相应创作活动的自觉。从这一创作观念出发，她又转向对文学现象和其他作家作品的批评，由此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观念。

最能代表铁凝文学观念的，是她提出的“文学是灯”的比喻。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34）。铁凝“文学是灯”的看法，正体现了她对鲁迅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在她看来，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无论笔下故事多么严酷，文学最终都应该具有呼唤人类积极美德的力量。她认为文学应当如灯般发光，照亮人性之美。“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它就永远具备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用文学去点亮的”。因此，她主张“文学点亮人生幽暗”“用谦逊照亮内心”（“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34-35），并强调文学的责任就在于照亮人们的心灵，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

文学批评的活动离不开文学阅读。阅读一方面是作家汲取文学传统养分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密切关注文学时代、保持文学创新活力的方式。对铁凝而言，文学阅读还是她介入文学活动、推动文艺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她的批评话语呈现出介于“创作话语”与“政策话语”之间的形态。由于铁凝的文学造诣与地位，她的阅读与批评也带有蒂博代所谓“大师的批评”（蒂博代 110）的特征。

在她的个人经历中，阅读具有深远意义。上世纪70年代，她曾偷偷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话语使她深受感动，产生了为世界做点事情的冲动，初次体会到阅读的重量；而阅读《聊斋志异》中狐狸的形象，则为当时灰色的生活开启了有趣的想象空间。她指出，早期阅读受制于特殊年代与文学局限，但却带有“偷来的东西”的意味：不断突破文学观念的束缚，寻求创作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呈现出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混乱”（“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34-35）。

20 世纪 70 年代是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时代，铁凝在此时的阅读是一种自发行为，没有预设期待，却能获得深刻的精神冲击，这种“重量”体现在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强烈触动上。群体性的阅读热情则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她回忆道，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出现过一场集体性的阅读大潮，而文学率先为压抑已久的国人提供了情感宣泄的途径。她认为，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并不为过。[1] 她进一步指出，如今的阅读已完全自由。在国家改革开放和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积极审视并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实验，当代中外名著不断涌现。但即使如此，她仍怀念过去岁月里接触经典的体验。她认为，那种阅读方式最大的益处在于，不必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引导”，可以用不带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上的经典作品。[2]

在铁凝看来，阅读不仅有“重”的一面，也有“轻”的一面，即“无用之用”。她通过萨达姆在狱中阅读《罪与罚》，以及秘鲁市长要求警察阅读文学作品从而改变性情的事例，说明阅读虽在表面看来“无用”，其内在的文化力量却并未减弱。阅读能让人不经意间想到他人的存在，看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意识到自身价值。这种“无用”本身就是作用，它滋养人心，体现了阅读在更高境界上的价值，如文化之力般，缓慢、绵密而恒久地渗透。[3]

在文学写作方面，由于铁凝的女性作家身份，以及她笔下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围绕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的话题，成为她必须面对、也被读者和批评家屡屡追问的问题之一。不同于某些同时代或稍晚的女性作家所表现出的强烈性别自觉与刻意强化的女性写作意识，铁凝坚信性别不应成为文学创作的绝对界限。她提出了“第三性视角”的概念，以此探索如何超越性别局限，更全面地塑造人物与叙事。她表示：“我最希望的就是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这个思想的萌芽在我写《玫瑰门》的时候就开始了”（刘峰 第 E07 版）。在她看来：“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眼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作‘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玫瑰门》1）。

基于广泛的文学阅读，铁凝对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文学批评。她曾评价张炜的《你在高原》是其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不仅使张炜的文学创作达到新高度，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4] 她还从文学、摄影和绘画三个角度对张洁进行了评价，认为其作品如《捡麦穗》《无字》等，展现了开阔的视野、正派独到的见解，是“灵魂在场”的文学。[5]

1 参见 铁凝：“阅读的重量”，《秘书工作》5（2013）：55-56。
2 参见 铁凝：“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秘书工作》6（2009）：34-35。
3 参见 铁凝：“阅读的重量”，《秘书工作》5（2013）：55-56。
4 参见 铁凝：“凝视并仰望高原——评《你在高原》”，《法制》Z2（2010）：100-102。
5 参见 铁凝：“我看青山多妩媚”，《时代文学》（上半月）7（2015）：85-87。

铁凝的文学批评不仅着眼于对优秀作家的赞誉，也深刻反思了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她强调，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与对生活的真诚态度之上，而不能流于社会现象的肤浅模仿。在她看来，当代文学存在三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其一是创作态度的轻率化倾向，一些作品沦为社会资讯的简单罗列或时髦观点的拼贴，缺乏思想深度与艺术提炼[1]；其二是对人性的挖掘不足，部分作品未能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美好情感与道德共鸣[2]；其三是文学引领功能的弱化，一些作品未能承担起引领时代风气、传递时代精神的使命，失去了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精神世界的力量[3]。

这种批评既体现了她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她对文学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铁凝对中国当代文学家的评价体现了她独特的批评视角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作为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她高度评价了草明、阮章竞和梁斌等作家在新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开创性贡献。以草明为例，她作为工业文学的拓荒者，不仅创作了《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反映工业发展和工人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还通过举办讲习班、捐赠稿费等方式扶持工人作者，展现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阮章竞则是集革命战士与诗人于一身的典范，其代表作《漳河水》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鲜明的农村女性形象，成为解放区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工业抒情诗更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和建设者的精神风貌。梁斌的《红旗谱》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以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通过鲜明的民族风格、丰富的风土人情和生动的文学语言，全面呈现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铁凝的评价不仅关注这些作家的艺术成就，更强调他们对文学与时代、人民、生活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4]

在铁凝的批评视野中，孙犁和汪曾祺是两位特殊而重要的存在，他们不仅影响了她的创作道路，更代表了一种值得传承的纯粹文学传统。铁凝对二人的评价既立足于文学史的宏观视角，也饱含个人的情感与审美体悟。在她看来：“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次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凝散文》154）。她坚信，孙犁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其语言之美与审美深度为她开启了通向文学本质的重要窗口。而对于汪曾祺，铁凝则以温情的笔触描绘其“从容地‘东张西望’”的可爱形象：“他就是他自己，一

1　参见 铁凝：“作品是立身之本”，《时事报告》11（2014）：18。

2　参见 铁凝：“用心捧出好作品回报这个斑斓时代”，《文汇报》2016 年 12 月 1 日，第 6 版。

3　参见 铁凝：“作品是立身之本”，《时事报告》11（2014）：18。

4　参见 铁凝：“在草明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4（2013）：54-55；铁凝：“在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3（2014）：78-79；铁凝：“在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4（2014）：59-61。

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寞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馨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孤独温暖的旅程》131）。在她看来，汪曾祺用温润诚实的文字和灵性的故事抚慰人心，为文坛带来了温暖、快乐与独特趣味。可以说，铁凝对孙犁与汪曾祺的深切认同，既反映了她对纯净文学传统的继承，也体现了她对文学创作与人格修养统一的追求。

三、铁凝的政策话语与当代文学发展

按照蒂博代的三类批评框架来界定，铁凝以中国作协主席身份所进行的文艺政策阐释，显然既不属于自发的读者批评，也非学院式的教授批评，更不同于作为知名作家的作者批评。她的批评活动还与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进行的政治家批评有所区分，甚至与自谦为“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瞿秋白 694）的瞿秋白的文学实践不同。中国作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涵盖各民族作家自愿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尽管其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但其工作性质主要是党和政府与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由此可见，铁凝以中国作协主席身份所参与的各类文学活动、发表的讲话与文章，不仅与她长期的创作经验和对当代文学思潮的理解紧密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党通过中国作协这一人民团体贯彻和推动文艺政策、文艺路线及方针的组织功能。

铁凝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平衡和转换作家与作协主席这两重身份。对此，她展现了难得的平衡智慧与清晰的自我认知。铁凝明确指出：“写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并强调“本质上还是作家，以写作为本”（“作品是立身之本”18）。她对作家身份的坚守，体现了对文学创作的忠诚与执着。与此同时，她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行政职务所带来的新使命。她认为：“首先，我不把它们人为地对立起来；其次，作家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本分和主业，这一点非常重要”（“作品是立身之本”18）。这种认识，使她能够在两种身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既不因行政职务而迷失创作初心，也不因作家身份而忽视管理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她采取了主动的身份转换策略。铁凝坦言，担任作协主席确实会耽误一些个人创作的时间，但这种“从专业作家转为业余作者”的转变，反而为她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和从容的创作空间。正如她所说：“我必须习惯在某个时间段在开会，然后迅速在另一个时间段回到写作状态”（常爱玲）。这种灵活的角色切换能力，正是她通过自我训练所培养的重要素养。她进一步解释：“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力，那就是能在任何状态下回到自己的灵魂中去，这是我自我训练的结果”（夏榆）。更为重要的是，铁凝将这种身份转换转化为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作为作协主席，她深知职责不仅仅局限

于事务性工作，还包括扶持青年作家、组织文学活动、解决作家实际困难等任务。她以早年的成长经历为基础，深刻理解作家群体的需求和期待。在工作中，她既注重尊重艺术规律，又努力解决作家在创作中的实际问题。正如她所言：“为什么我乐意做这些事情？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知道别人需要你，而当你写作时，你并不知道别人需要你，读者是虚无的”（夏榆）。这种认识，使她能够在行政工作中找到深刻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作为中国作协前任主席，在任期间铁凝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对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在她的带领下，作协在制度建设、组织管理和服务理念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制度建设方面，铁凝特别注重推动文学组织和评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在她的积极推动下，文学评奖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实施了评奖实名制和意见公开。尤其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评选过程中，设立了专门的纪检组，负责受理与处理申诉与投诉。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提高了评奖的透明度，也增强了公信力与社会参与度。她还推动了评奖形式的创新，例如通过网络竞猜、网络投票等方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并扩大评奖范围，吸纳境外华人作家参与，使文学评奖的影响力显著提升。[1]

在组织管理方面，铁凝对自身角色有着清晰定位。她深知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行政管理，更是围绕文学开展多维度的工作。她不仅帮助老作家出版作品、推荐年轻作家、解决作家的实际困难[2]，还合理安排作家参与重要文艺活动，充分考虑艺术规律和作家的创作意愿，以智慧与远见进行布局。她强调作家协会应脱离行政化的束缚，朝着更具团结性、包容性、服务性和开放性的方向发展。她秉持“团结、倡导、繁荣”的原则，努力将作协建设为作家交流和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

在服务理念方面，铁凝始终保持开放与包容。面对批评和质疑，她从不回避，并认为“益处来自批评”（铁凝 朱又 5-15）。这一态度展现了她的睿智与豁达。无论是体制内还是非会员作家，铁凝都积极履行主席职责，关注作家的实际困难，坚决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具体行动支持文艺改革，认识到改革对于文学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铁凝大力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组织了“脱贫攻坚电影展映盛典”“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等一系列文艺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提供展示平台，也使文艺创作紧扣时代主题，展现社会变迁与进步。铁凝还注重完善文艺人才培养机制，推动研修培训班的开展，提升文艺工作者的整体素养，为文艺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力量。在行业引导与服务方面，铁凝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倡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弘扬正能量，坚决抵制低俗庸俗的创作风潮。同时，她积极

1 参见 徐欧露：“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的作用更加凸显”，《瞭望》21（2021）：14-17。

2 参见 铁凝：“与人民同心 与人民同行”，《求是》21（2014）：48-51。

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努力使中国作协不仅是文学组织，更成为连接作家与社会、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平台。

铁凝在各类会议、座谈会及文艺活动中，常通过发表讲话和致辞阐释党的文艺政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座谈会上，她强调，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最终的衡量标准是作品质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应通过创作优秀作品，团结并鼓舞人民。她认为，文艺作品应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共同的情感与价值观，从而在精神上凝聚人民的力量，使之紧密团结在一起。她提出，必须“高扬人民性的旗帜，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实践中展开艺术的实践和创造，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能动性力量”（“倾情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第 12 版）。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与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铁凝进一步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充分认识“文学艺术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学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厚、最强大的底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需要文艺点亮勇毅前行的灯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铁凝的政策话语凸显了文艺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倡导文艺的创新与传承，并强调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鼓励他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价值的文艺作品。

结语：铁凝创作话语、批评话语和政策话语的统一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铁凝的创作话语、批评话语与政策话语并非割裂独立，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深刻而充满活力的文学观念体系，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所在。铁凝在创作中始终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与美好，力图通过作品给予读者温暖与力量；在作品评价中，她重视文学对人性的深刻展现以及在时代精神塑造中的引领作用；在政策话语层面，她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强调文艺创作服务人民的核心价值，这与党的文艺政策中强调的文艺人民性高度契合。

正是这种文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使铁凝在保持作家身份、关注人性细腻表达的同时，也能与当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紧密对接，成为新时代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深层次的统一性，不仅增强了她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也使她在批评与政策阐释中始终与文学的核心价值保持一致，从而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Works Cited

常爱玲：“铁凝：中国文坛女‘掌门’”，央视国际，2006 年 11 月 16 日。Available at: https://discovery.cctv.com/20061116/104635.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Chang Ailing. “Tie Ning: The Female Leader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CCTV*, 16 Nov. 2006. Available at: https://discovery.cctv.com/20061116/104635.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傅光明：“铁凝：我追求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新浪网，2004 年 10 月 13 日。Available at: https://news.sina.com.cn/o/20041013/10303906194s.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Fu Guangming. “Tie Ning: I Pursue Simplicity after Complexity.” *Sina News*, 13 Oct. 2004. Available at: https://news.sina.com.cn/o/20041013/10303906194s.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甘丹：“铁凝：‘笨花’里的世俗烟火”，《新京报》2006 年 1 月 20 日，第 B06 版。

[Gan Dan. “Tie Ning: The Secular Fireworks in Benhua.” *Beijing News* 20 Jan. 2006: 6.]

刘峰：“铁凝：拒绝女性主义视角”，《财经时报》2006 年 1 月 23 日，第 E07 版。

[Liu Feng. “Tie Ning: Rejecting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mes* 23 Jan. 2006: 7.]

鲁迅：“论睁了眼看”，《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Lu Xun. “On Opening One’s Eyes.” *F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 政治理论编》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Qu Qiubai. “Superfluous 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Political Theory* Vol. 7.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孙犁：“谈铁凝的《哦，香雪》”，《远道集》。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113-115 页。

[Sun Li. “On Tie Ning’s *Ah, Xiangxue*.” *A Collection from Afar*. Shijiazhuang: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4. 113-115.]

术术：“铁凝：穿越沧桑回归纯净”，新浪网，2004 年 2 月 23 日。Available at: https://cul.sina.com.cn/l/a/2004-02-23/49666.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Shu Shu. “Tie Ning: Returning to Purity after Vicissitudes.” *Sina Culture*, 23 Feb. 2004. Available at: https://cul.sina.com.cn/l/a/2004-02-23/49666.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舒晋瑜：“铁凝：文学最终要向世界传达体贴之情”，《书摘》1（2022）：84-89。

[Shu Jinyu. “Tie Ning: Literature Must Ultimately Convey Care to the World.” *Digest* 1 (2022): 84-89.]

铁凝：“《笨花》与我”，《人民日报》2006 年 2 月 16 日，第 9 版。

[Tie Ning. “*Clumsy Flower* and Me.” *People’s Daily* 16 Feb. 2006: 9.]

——：“《笨花》的黄昏”，《美文》4（2006）：11-13。

[—. “The Dusk of *Clumsy Flower*.” *Meiwen* 4 (2006): 11-13.]

——：《孤独温暖的旅程》。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年。

[—. *A Lonely and Warm Journey*. Zhuhai: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1996.]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文艺评论》1（2022）：13。

[—. “Opening Speech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1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1 (2022): 13.]

——：“写在卷首”，《玫瑰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

[—. “Preface.” *The Gate of Roses*.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倾情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4 日，第 12 版。

[—. “Sing Passionately for the Era and the People.” *People's Daily* 24 May 2022: 12.]

——：“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秘书工作》6（2009）：34-35。

[—. “The Two Books that Influenced Me Most.” *Secretarial Work* 6 (2009): 34-35.]

——：“‘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6（2003）：4-9。

[—. “The Word ‘Relation’ in Novels—Lecture at Soochow University’s Forum for Novelist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3): 4-9.]

铁凝、王干：“花非花 人是人 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南方文坛》3（2006）：36-38。

[Tie Ning and Wang Gan. “Flowers are not flowers, A character is a character, A Novel Stands Apart: A Dialogue on *Clumsy Flower*.”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3 (2006): 36-38.]

铁凝、朱又可：“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青年作家》8（2018）：5-14。

[Tie Ning and Zhu Youke. “Becoming Beautiful May Be the Highest State That Pain Can Achieve.” *Young Writers* 8 (2018): 5-14.]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

[Thibaudet, Albert. *Six Lessons on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Zhao Ji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夏榆：“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新浪读书频道，2007 年 5 月 17 日。Available at: https://book.sina.com.cn/news/a/2007-05-17/1547214815.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Xia Yu. “Tie Ning: Able to Return to My Soul in Any State.” *Sina Books*, 17 May 2007. Available at: https://book.sina.com.cn/news/a/2007-05-17/1547214815.shtml. Accessed 28 Aug. 2025.]

徐欧露：“中国文联主席铁凝：新时代的文艺之路怎么走”，新华网，2021 年 5 月 21 日。Available at: https://lw.xinhuanet.com/2021-05/25/c_139967767.htm. Accessed 28 Aug. 2025.

[Xu Oulu. “Tie Ning, Chairwoman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How Should the Path of Literature and Art Be Taken in the New Era?” *Xinhua News*, 21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lw.xinhuanet.com/2021-05/25/c_139967767.htm. Accessed 28 Aug. 2025.]

周凡凯、姚文生：“‘孙犁先生点亮我心中的文学灯火’——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天津日报》，2013 年 5 月 15 日，第 8 版。

[Zhou Fankai and Yao Wensheng. “‘Mr. Sun Li Lit the Lamp of Literature in My Heart’—Interview with Tie Ning, Chairwoman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Tianjin Daily* 15 May 2013: 8.]

朱育颖：“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小说评论》3（2003）：48-54。

[Zhu Yuying. “Spiritual Homestead: An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3 (2003): 48-54.]